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 第二十回 真命主戲醫啞子 宋金清驕設播臺

詩曰： 掃盡浮翳世路清，行人相喚話表情
天星本是文明質，地界偏來指點靈。
風景有殊多阻隔，山林無路被佔侵。
神威到處烽煙息，萬世猶令仰德欽。

話說趙匡胤因與趙員外一言不合，激怒出門，氣憤而行，錯過了宿頭，感得京娘陰靈兒執燈相送，因此又行了一夜。不期精神困憊，路逢古廟，將息了一日。至夜二更，果見廟有妖蛇，當時舉動了神煞棍棒，大喝一聲，望著蛇頭便打。那蛇看見匡胤打來，便昂起頭兒，一躡躲過，就望匡胤撲來，匡胤躲過，卻撲個空。匡胤提起棍棒，正要打下，祇見那蛇盤動身軀，驚將尾兒望匡胤鞭將過來，卻鞭不著。那蛇也便心慌，仍復昂起這斗大的頭兒，直撲將來。匡胤亂把身一閃，乘勢將棍一攪，不端不正，正中在七寸之間，那蛇痛極，已是半死。匡胤因黑夜微明，看不親切，祇把棍棒一陣亂打，祇打得不見動彈，然後住手。復又坐在板上，打盹片時，不覺村雞三唱，日色初升。匡胤醒來，將妖蛇一看，委的長大，甚是怕人。遂向壁上留詩四句云：

遍走關西數座州，妖蛇為害幾春秋。
神前棒落精神散，從此行人不用愁。

題罷，將神煞棍棒復為鸞帶，束在腰間，背上行李，離了廟祠，望前行走。這日正行之間，祇見前面有所高大宅子，門首坐著一個老者，鬢髮蒼蒼，往來觀望，見了匡胤，離座欠身，滿面堆笑道：「君子，權且請留貴步，到舍下奉茶。」匡胤見是老者相留，不好違他，祇得同進大門，至廳上放下包裹，敘禮坐下。安童獻上茶果，彼此飲畢。匡胤開言問道：「老丈素未相識，今日見召，敢問有何見教？」那老者口稱一聲：「君子，老漢姓王，今交六十八歲，薄有些祖業莊子，這裏凍青莊人人稱我百萬。空有田園，吃虧了老年無子。為此往寺裏燒香許願，求子傳宗，五十六歲上，纔得生了一子，老漢以為大幸，可望承祧。誰知命薄，祇得了一個殘疾之兒，直至如今長了一十三歲，卻原來是個啞巴兒，並不會說話。老漢日夜心焦，無有法治。因於兩月之前，有個算命的先生在此經過，老漢請他推算啞兒。那先生姓苗，名光義，卻也算得古怪，他說啞巴兒，啞巴兒，今日不開口，他年宰相做公侯。叫我今年今月今日今時，在此等候一位紅面君子，他善治啞巴，可使能言。所以老漢誠心在此奉候，不想果應其言，遇著君子。若能治得小兒能言，老漢情願平分家業，決不食言。」

匡胤聽言，心下暗想道：「這苗光義雖然言言有準，句句皆靈，祇這一樁事情，便是荒唐無據了，世間諸病有醫，那見啞巴兒也可治得？況我又不知治法如何，怎的把這擔兒卸在我身上，我如今若說不會，卻又辜負了這老者一片誠心，不如將計就計，且含糊應他，哄過了此時，離了這裏，管他會說不會說？」主意定了，開言答道：「這啞巴兒在下雖然會治，祇看各人的造化何如，能言不能言，乃係定數，不可勉強。可請令郎出來一看，便知端的。」旁邊站著一個安童，即忙應道：「我家小相公正在書房內攻書哩。」匡胤道：「既是啞巴，怎麼會得攻書？」安童道：「別人是念書，我家這小相公乃是悟書，雖則整日不離書本，祇好空作想，應個名兒，叫他怎樣好讀？」那員外喝道：「狗才！誰要你多講，快去領小相公出來，好求這位君子醫治。」安童應聲去了。

去不多時，把啞巴兒領至廳前，朝上施禮，站立旁邊。匡胤舉眼看他，但見：

頭戴束髮包巾，齊眉垂髮。身著大紅道服，滿繡寒梅。襯衣鮮艷是鬆花，護領盤旋乃白色。齒白唇紅，面如滿月非凡相。眉清目秀，鼻如懸膽有規模。

匡胤看了，心下想道：「這樣一個好孩子，生得大有福相，可惜是個啞巴兒。他既然出來，待我胡念幾句，打發他進去，我便辭了，管他則甚？」遂問道：「令郎可有名麼？」員外道：「他學名叫做王曾。」匡胤道：「我這個治法，祇看各人的虔心，虔心若至，登時會言，若虔心不至，要等三年。」員外道：「老漢的虔心無所不至，祇把他治得講出話來，就是老漢的萬幸了。」匡胤即使用手把啞巴兒一指，口中念道：

「王曾又王曾，聰明伶俐人。

今日遇了我，說話賽銅鈴。」

匡胤祇當戲詞，權為搪塞之意，那知金口玉言，好不應驗，話纔說完，祇見王曾將身跪倒，口吐言詞，甚覺清亮，說道：「多謝指教，小子得開蒙混矣。」說罷，立起身來，又望著匡胤嘻嘻的笑了一聲，竟往裏邊去了。看官不知，王曾原是文星降世，數定如此。後來太祖得了天下，王曾得中三元。至太宗御極之時，做了當朝宰相，輔佐朝廷，調和鼎鼐。此是後話，不提。

祇說匡胤當時說了幾句言語，果見王曾開口起來，連自己也都不信，著實駭異。那員外在旁，見兒子說得出話，心中大喜，驚異如狂，上前拜謝道：「感蒙君子神術高妙，治好了小兒。老漢有言在先，願把家私平分，就請君子收納。」匡胤道：「老丈不必費心，令郎開口能言，一則是他天資固有，二則老丈世代積德之故，在下何能，敢行冒賜？」說罷，就要告別。員外怎肯放行，一把手執住，復請坐下。遂又問道：「適纔尚未拜問，不知君子尊姓大名，府居何處？」匡胤答道：「在下汴梁人氏，父親趙弘殷，官居都指揮之職。在下名喚匡胤，字元朗。」員外道：「原來是位貴公子，老漢多有失敬，幸勿見罪。但公子既然恁般廉介，不受老漢微資，萬望屈駕在舍，盤桓數月，少盡老漢一點之心，然後行程，望勿再卻。」匡胤不好拂情，祇得住下，每日款待，豐盛異常，趨附之情，自不必說。時當秋末冬初，員外見匡胤寒衣未備，即忙分付家人叫了裁縫，做了幾套上好整潔的棉衣，送與匡胤禦寒加減。

其時就有村莊上的好事之人，你我相傳，聲聞遠近，都說王員外家來了一位會治啞巴的神仙，委實靈異，憑你說話不出的，一經他神治，便會開談。登時哄動了許多愚夫愚婦，不論著遠著近，是女是男，如鴉群蜂擁的一般，來到凍青莊上，就把王員外家的大門團團圍住，一齊喧嚷起來，聲聲要請神仙出來，醫治啞巴。當有莊丁進內通報。匡胤祇得出來道：「列位休得羅皂。你們來得已不湊巧，我這治法本有定則，一年祇治得一個。若有緣，明年再來相會。」眾人聽說，一齊亂嚷道：「你祇認有錢的，就肯醫治，我們窮人到此，就這等嫌貧憎富，不肯好好兒醫治。同是一樣的人兒，卻兩般看待，理說不去，情上難容。」這個說著，那個就拾泥土亂丟，那個喧鬧，這個就把磚塊亂打。一時間鬧得匡胤無主，祇得往內就跑，緊緊的把大門閉上，也顧不得告辭員外，背了行李包裹，叫莊丁領路，悄悄出了後門，往前竟走。

又來到一個村莊，地名桃花莊，有座酒舖開在那裏，走將進去，叫店家取酒來飲。方纔坐下，祇見一個行客慌慌忙忙奔進店來，把桌子一拍，亂叫道：「打酒來，打酒來！不論熱的冷的，祇吃一壺，助助興頭，好去看打播臺。」那店家慌忙取將酒來，擺在桌上。那人篩來便吃。匡胤聽說打播臺三字，即忙問道：「請問朋友，這個播臺是何人所立？不知在於何處？」那人一面喝酒，一面答道：「這座播臺，就立在這裏桃花莊西首，乃是桃花山上的三個大王所立。」匡胤道：「那大王叫甚名字？他的武藝如何？」那人道：「這山上的三個大王，乃是一母所生的，大大王名喚宋金清，二大王宋金洪，三大王宋金輝。還有一個妹子，叫做宋金花，一般的本事高強，武藝出眾。聚齊了許多好漢，住這山上，做那英雄事業，霸踞一方，無人敢犯。因此山下擺設播臺，每逢三六九之期，輪流下山，上臺比武。那臺上擺著許多金銀做彩，若是有人上臺打他一拳，贏他一錠金元寶，踢他一腳，贏他一個銀元寶，若是輸了，給他十倍。每每裏祇有輸於他的，再不見有人贏得。今日輪該大大王上臺，所以要去觀看。」說罷，會了錢，出店而去。

匡胤聽了，一時心癢，也祇吃了一壺，還了錢，出門往西而來。走不多路，祇見那邊有一座播臺，四圍觀看的人如山似海，甚

是鬧熱。祇見那臺上立著一條好漢，扎束得十分齊整，正在上面耀武揚威，對著下邊說道：「你們眾人中，可有有本事的麼？便請上來會俺，贏得俺時，金銀相送。怕給十倍的，休得上臺出醜。」話未了，早見匡胤分開眾人，一個飛腳，跳上臺來，大喝一聲：「小輩休得夸口，俺來也！」祇這一聲，把宋金清唬了一跳，眯著眼把匡胤一看，暗道：「好個紅臉漢子！」便道：「你這紅臉大漢，敢是要與俺比手麼？」匡胤叫道：「宋金清，聞得你大有本領，故此俺特備十倍金銀，前來會你。」說罷，放下包裹，脫去了袍服，擺了兩個架兒。那宋金清大怒道：「紅臉賊，怎敢道俺名字？」照著腿就是一腳。匡胤將身一閃，卻踢個空，就勢打個反背。宋金清用個泰山壓卵勢，望著匡胤打來。匡胤把身子一迎，故意失腳一滑，撲通的躺在臺埃。宋金清心中大喜，便使個餓虎撲食勢來抓匡胤。匡胤見他來得凶猛，就使個喜鵲登枝，將雙足對著宋金清的胸膛，用力一登，早把宋金清踢倒。即忙跳起身來，上前擒住，雙手拿住了宋金清的兩腿，提將起來，祇一扯，把宋金清的糞門劈開到小肚上，活活的分為兩半，望臺下丟了下來。那臺下有十二個徒弟，百十個嘍囉，大喊道：「休叫走了紅臉賊，快些拿住，與大大王報讎！」說罷，一齊舉動槍刀，圍住了播臺，喊聲如雷，亂箭齊發。匡胤見勢頭不好，又沒避身之處，心中著慌，捨下了行李袍帶，跳下臺來，赤手搶拳，打開一條活路，往南疾走如飛。正是：

撒手劈開生死路，翻身跳出是非門。

匡胤正走之間，後面喊聲大舉，追趕上來，看看將近。怎奈寡不敵眾，難與爭鋒，祇是望前飛奔。正在危急之際，忽然布起一陣黑霧，迷天暗地，掩石遮林。那嘍囉失了路徑，又不見了匡胤，祇得回轉桃花山報信去了。

匡胤見大霧退了賊兵，心下稍定，慌忙奔趕前途。當時來至一山，正在行程，驀地裏刮起一陣大風，十分利害。風過處，忽聽呼的一聲，跳出一隻斑斕猛虎，張牙舞爪，擺尾搖頭，望著匡胤便撲。匡胤側身躲過。那虎撲了個空，轉身復又跳將過來。匡胤跳過一邊，說聲：「不好！前有猛虎阻路，後有賊寇來追，我命今番休矣！」正說著，那虎又把身兒吊轉過來。匡胤一時慌了，不將拳去抵敵，祇把眼兒往後一望，祇見路旁有株大樹，邁步上前，扳住了樹身，爬將上去，坐在枝上，權為躲避。那虎卻又作怪，見匡胤走了上去，跳將起來，也便坐在樹下，把嘴向著那樹根兒，祇管去啃，看看的啃去了一半，那上面的樹枝兒就不住的搖晃起來。此時匡胤心中好不著急，說聲：「不好！這孽畜把樹啃去半邊，弔將下去，不是跌死，就是落在他口裏。」心中一急，衝破泥丸，現出一條真龍，在空中升騰旋繞。正是：

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。

纔退賊兵，又逢虎厄。

不說匡胤有難。且說這座高山，名為困龍山。山上有一座古寺，名為蟄龍寺。那當家長老，法名曇雲，本是殘唐時的大將馬三鐵，曾做潼關總兵，後來棄職修行，住居此寺。寺中有五百名上堂僧眾，個個拳棒精通，都聽長老法紀。這日有兩個僧人要往澗中取水，走出山門，忽見樹林邊坐著一隻猛虎，擋住去路，連忙跑進寺中，至禪堂報知長老。那曇雲長老罵道：「這孽畜怎不在深山養靜，擅敢擾害生靈？」分付徒弟們：「跟我前去走走。」說罷，立起身來，取了一隻鐵胎弓，三枝連珠箭，領著大眾，出了山門，立在階沿石上觀看。果見那樹林邊一隻大蟲，在那裏啃樹，又見半空中現著一條赤鬚火龍。長老看了，微微冷笑道：「我這寺門乃清靜之地，豈容這兩個孽畜在此作耗？」左手彎弓，右手搭箭，正要射去，旁有一個徒弟叫道：「師父且慢。那樹枝上還坐著一人，這龍就是他頭上現出來的，想必是個妖怪。」長老聽了，定睛一看，果見一人在樹枝上坐著，心中想道：「必定這人遇著這虎，怕傷性命，因此爬在樹上，暫且躲避，等候人來救他。如今猛虎啃樹，他心下豈不著慌？一時害怕，故此逆開頂門，現出此物。此人有此奇徵，日後福分不小，待我出家人救他一命。」正是：

收起降龍意，又生伏虎心。

長老執定了弓箭，對著猛虎，正待放去，眾僧齊聲道：「師父不可。」長老道：「我要射虎救人，爾等緣何又說不可？」眾僧道：「師父，我們佛家弟子，慈悲為本，方便為心。方纔既不射龍，如今卻要傷虎，放了一個，害了一個，豈無偏見之心？」長老道：「依你們便怎樣？」眾僧道：「若依弟子們主意，且把大蟲轟去，救了樹上的人，兩下都不喪命，這便是慈悲之心了。」長老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放下了弓箭，就叫眾僧上前轟去大蟲。那眾僧齊聲吶喊，共力驅除，指望大蟲跑了去。誰知他任你呼喝，祇是不睬。長老道：「爾等退後，待我分付於他。」遂大聲喝道：「你這孽障，此地乃清淨法門，誰許你在此作耗？若不快走，叫你目下就要傾命。」長老方纔說完，那虎立起身來，望著長老看了一看，抖抖毛，竟是望深林裏去了。眾僧夸獎道：「終是師父法力無邊，祇幾句法語，就叫這畜生去了。」

那長老見虎已去，望上叫道：「樹上君子，那大蟲已去遠了，你要放心下來。」此時匡胤被虎唬慌，真元出現，正在閉目凝思，待其天命，故此眾人喧鬧，不曾相聞。及至長老到樹邊叫喚數聲，一如醍醐灌頂，便爾元神歸竅，清晰如初。開眼一看，果然猛虎已去，看見許多僧人，立在下邊，方纔放心溜下樹來。仔細一看，見那為首的老和尚生得清奇古怪，老耄雄偉，以下僧人，盡多壯麗。但見那老和尚：

雙眉似雪，兩鬢如霜。面猶蟹殼，猙獰不亞揭波那，目若朗星，潤澤無殊阿羅漢。毗盧帽整齊抹額，貌端端顯得佛相莊嚴，紅袈裟周正披身，氣昂昂露出英風凜冽。兩下門徒齊擁護，一如捧月眾星辰。

匡胤見長老這等丰神，不住的暗暗喝采。那長老也把匡胤細觀，見他面貌神威，隱隱君王之相，身材厚重，堂堂帝主之容。心下也是暗喜，滿面堆笑，開言問道：「不知君子尊姓大名，仙鄉何處？今日到此，有何貴幹？」匡胤答道：「承長老下問，在下家住汴京，乃殿前都指揮趙弘殷之子，名叫匡胤，表字元朗。因到關西投親，路過桃花山，見有強人賣弄，因一時不平，播臺力劈宋金清。不期他手下人多，一時難以抵敵，得便逃走。來到寶山，又遇了猛虎，所以權在樹上躲避片時。正在危急，幸得長老相救，此乃死裏逃生，皆出長老德。」那長老聽說，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原來就是趙公子，失敬了，請到裏面講話。」把手一拱，接進了匡胤，將山門閉上。

彼此來至禪堂，敘禮送茶已畢，匡胤問道：「請問長老法名，俗家何處？乞道其詳。」長老道：「老僧法名曇雲，又名佛端。俗姓馬，名三鐵。殘唐時曾為潼關總兵，與令尊有一面之交。後來因見國事日非，天心已去，棄職歸家，來至此處，出家修心養性，遠避俗緣。方纔打死的宋金清，乃是桃花山的大王，本寺的施主。公子一時豪舉，力劈此人，惹下滔天大禍。他還有二個兄弟，有萬夫之勇，一個妹子，有妖法之能，手下有許多徒弟，五千嘍囉。方纔沒有趕上，一定回山報信。他兄妹三人聞知大王被害，必來報讎。祇是眾寡不敵，如何是好？」

匡胤聽了大驚，心中想道：「我指望避禍，如今倒自投羅網了，原來他與賊人一黨，故此哄我進來，就把山門緊閉，心懷不測，必有鬼謀。我欲待打出山門，去尋生路，看這和尚年紀雖老，豪氣尚存，況有眾僧幫助，怎得出門？若待坐觀動靜，時刻提防，亦非自全之策。」左思右想，一籌莫展。忽又想道：「我如今誤入他門，料難出去，不如用一苦肉計，看他意向若何。」便道：「長老，那大王既是寶刹的施主，在下至此，諒無得生。可將我綁去，送上山寨，一則遂了他報讎之心，二則也見得長老的無量功德。望即施行，莫須故緩。」那長老聽了，笑容可掬，說道：「公子，你不必多心，休疑老僧有甚歹意。那宋家弟兄雖是我寺中施主，卻非心願，因老僧賤名難犯，故假布施之名，暗裏結交。老僧久欲驅除，因是無量可乘，且獨力難以大舉，故得養成銳氣，以至於今。況貧僧與令尊有一面之交，焉肯把公子獻與賊人？我想他此來，必定先到寺中搜檢，不如將計就計，我與公子並力同心，結果了這伙毛賊，與地方除其大害，這纔是無遮無量，絕大的功德。」匡胤道：「長老果有此心，還是戲語？」長老道：「老僧並不虛言，公子勿疑。」匡胤道：「長老有此盛德，不知計將安出？乞道其詳，以釋愚懷。」那長老用手一指，說出這個計來，有分教——僧俗同心，蟄龍寺中頃刻尸橫血濺。兄妹報怨，桃花山上登時瓦解冰消。正是：

共嘆榮枯異日，堪悲今古盡同灰。

畢竟長老說出甚麼計策，且看下回便見分解。